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下
六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張同履

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下

宋孝宗四

辛卯乾道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癸未上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册寶太上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敵

雖未復日不皇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太上到宮徘徊周覽爲之興歎頗訝其不雅飭也上又指殿東樓曰去此樓無數步遇花時亦不曾往或令人折數枝來觀耳輔臣奏陛下不以萬乘爲樂而以中原爲憂旱朝宴罷焦誠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

上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書字爲娛耳虞允文等奏曰臣等見石𡑞上皆陛下草聖筆力天縱有飛動之狀

上曰戲書不足觀朕近寫得一軸因顧内侍取示允文

等迺郭熙秋山平遠詩因以賜允文又曰太上真草皆極古今之妙來日與卿等覓來允文等頓首謝　己亥上曰元日上冊寶天色開霽兩宮欣豫人情和悅薄晚方雨天意昭昭如此上又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圖允文奏古人作無逸圖猶夸大其事陛下盡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上曰卿言誠

然　是月進呈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渥招到軍兵一千人並不支廪庫中例物上曰趙渥當與旌賞㝠允文奏且與一遥郡上曰賞宜從重設使職事有闕罰亦不輕可與遥郡團練使　庚子進呈即曹多闕員上曰昨召數人皆未到可且令寺監丞兼權數日前有人說近來自郡守為郎間有不曾歷職事官者却似太驟此言甚有理㝠允文奏近來舘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便為郡自郡便為郎者是舘學寺監反不如州

縣之提也上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奏元立資格所以重即選及無履歷者一旦得之即選却輕矣上曰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躐在外更有甚人才卿等可選五六人名來　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上曰祖宗時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奏秘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劵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上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家奏非泛賜予尤不可輕韓昭侯非靳一敝袴也不以予無

功之人上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奏宣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觧體矣上曰然因顧虞允文曰昨遣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而止正為此也允文奏郭子儀所得上賜甘蔗幾條柑子幾顆人主以此示恩意耳今諸將受陛下厚恩未有以報上曰郭子儀有大功於唐今諸將孰有子儀功賜予誠是不可輕也

是月復置鑄錢司　二月丙午朔宣步軍司將弓箭手於初四日入內射鐵簾弓箭手舊管合格一千七百四

十九人新招未合格四百四人　戊申新知泰州李東朝辭進對上曰卿到任須多買耕牛勸課農桑

臣留正等曰農桑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昔人垂訓昭然明甚漢之文景務在養民當時詔旨之盼為農桑而下者不一而足遂致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其效驗蓋非淺淺者近世為吏者罕知此理壽皇戒之其將以警俗吏使知朝廷養民之至意與

丙辰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言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為本因及熙豐元符用事大臣上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　丁巳上宣諭曰祖宗

時數召近臣為賞花釣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一兩盃㝢允文等奏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顔從容獻納亦臣等幸也上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思欲卿等從容耳庚申上宣諭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他日風俗變易却用寛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㝢允文奏古人得衆在寛救寛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隂極於剥則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

以能發生梁克家奏發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於
仁而巳上曰然　壬戌上曰晴色甚好去秋水澇朕甚
以百姓之食為憂今却無流移之人寘允文奏監司守
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上曰亦大段支了官中
米斛梁克家奏陛下自數年來常平樁積極留聖意不
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上曰如此理會尚且堇堇
不足允文等因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至上
勤聖慮上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更有修圩一事卿

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已已上又曰今春雨暘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上曰此豈州縣勸糴之效歟克家奏水旱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為惠博上曰今歲却是措置得早使赤子不至流離卿等力也　是月立皇第三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先是上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具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

居州亦無益也又曰舊來官屬幾人寔允文等奏詹事二人庶子諭德兼講讀者二人上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奏恭邸講讀官有李彥頴劉焞二人上曰焞有學問彥頴有操履兩人皆好卿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上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此二人皆好十朋舊為小學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奏實僚無他事惟以文學議論為職不嫌於堅執也上曰十朋良翰誠是忠蹇可並除詹事上又曰劉焞兼侍讀李彥頴

却兼侍講何也允文等奏李彥頴既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上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焞為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賔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自五年冬因除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留侍經筵尋有是除或忌銓敢言指細故雜他朝士併言之兾不得獨留銓以年逾七十力求致仕除侍制與外祠未數日復留侍講筵未幾以舉官失當貶秩

二等銓力求去除直學士奉祠淳熙六年致仕明年卒

以皇子愷判寧國府進封魏王　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栻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　時知

閤門事張説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上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主説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説前命説後竟謫死云　三月乙亥朔上出馮堪海道畫一以示宰臣虞允文曰馮堪所陳不可行者一可行者

二其言淮中一帶置鋪舉烽火比不須行明州神前山差人船卓望黃魚垛分官兵往來巡綽此兩事可令馮堪與趙伯圭同共措置　辛巳上曰戶部所借南庫四百萬緡屢以諭曾懷不知有甚措準撥還虞允文奏不過措準折帛耳梁克家奏今左帑無兩月之儲大段急闕不可枝梧上曰戶部有擘畫否允文奏有兩事衆論未以為然其一給典帖其二賣鈔紙上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體俱不可行更令別議以聞　丁酉宣諭步

軍司未經內教弩手於二十五日絕早赴水門祇候宣押內教射鐵簾弩手一千六百七人　戊戌霙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今縱有小小過失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　庚子進呈胡沂具到彭德等盜馬因依霙允文奏曾昭誘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人情甚不安至

有逃入山中不敢出者上曰昭欲自掩其過乃乖謬至此須重作行遣可追三官放罷梁克家奏邀功生事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猺人引惹王再彤等聚衆作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得旨放罷行遣太輕上曰可更降兩官　是月復將作監　申嚴閉糴禁　夏四月乙巳朔詔春季拍試事藝最高强人名待與補轉兩資虞允文奏外尚有增加斗力四千餘人須將本司兵官略與推恩上曰軍中既有激賞人人

肯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推賞尤見激厲　庚戌宰執進呈訖上因及近日移戍點軍處允文又奏或以為擾上曰近有兩三人亦如此說昨日講筵又有及前日差除者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梁克家奏天下事惟其是而已是者當於理之謂也上曰然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以為祖宗時每事必問道理夫焉得不治　己未宣押殿前司選鋒策鋒兩

軍弓箭手各七百人入內射　庚午進呈有告統兵官
掊尅不法者上令付大理寺治之寘允文奏恩威相須
乃濟上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蘇軾乃謂
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奏先儒立
論不可指為一定之說如崔寔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
以嚴大抵救弊之言各因其時耳上曰昔人以嚴致平
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
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扑然後謂之嚴

也　辛未宣押選鋒策鋒兩軍弩手一千六百一十一人入內射　是月詔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

楚州饑賜米五千石賑之　劉珙起復同知樞密院宣撫荆襄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説此固以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

則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亦入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别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

抵闒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内務禁衛之卒規𦍒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其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上納其言爲寢前詔　以皇太子尹臨安府尋以晁

公武為少尹李彥頴劉焞兼判官陸之望馬希言為推官　五月戊寅宰執奏王朴荆鄂點軍事梁克家奏近諸將御下太寬令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設為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上曰二百年來軍中不變亂蓋出於此虞允文奏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已為先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為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已故耳　壬辰上曰近日雨暘尤好麥已登場稲田亦下種矣虞允文奏農人

得雨種稻得晴刈麥兩不闕事上曰朕心惟望百姓富實國計又其次也　辛丑上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此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惜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　六月壬子右正言許克昌奏日者命臺諫兩省以上以四條薦士宜皆盡心公選訪聞劉之柄頃為京局以侵盜官錢擒付棘寺盡償所盜鐫官放罷李撥頃為靖州廹於七十輙自申

部擅減十年意欲撓冐膕陛磨勘吏部以其無㢘恥欺
罔劾奏之降两官勒令致仕二人皆汙薦墨聞者竊笑
又聞二人皆胡銓所薦而之柄與之衡又劉章子也章
身為從官奉詔薦士而乃徇私罔上烏得無罪望下三
省公議舉者之罪詔依胡銓可降授左通直郎劉章可
授以左中奉大夫　乙卯進呈張樌劉子淮西麥熟米
價平秋成可望上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賛之力朕當與
卿等講求其未至者以答天休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

合天心上曰君臣之間正要更相儆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以荅天貺　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上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乙丑宗正寺丞戴幾先輪對因論人才當以覈實為先上曰堯舜用人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此責實之政　丁卯上曰侍從或除人卿監必有闕員

宜擇其可為者卿等可選數人將上　秋七月乙未梁克家奏近時有两事皆前世不及太上禪位陛下逮儲皆出於獨斷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恨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漢文景耳㝠允文奏陛下以儉為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則在陛下日夜勉之而已上曰朕於創業守成中興二者皆兼之蚤夜孜孜不敢怠遑每日昃時已無一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則求三两事反覆思慮惟恐有失　上曰朕近

於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卿等更思之寘允文奏人才臨事方見上曰極是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是月賑湖南江西飢中書舍人范成大言夫賑濟賑糶其要不過兩言莫不便於聚人莫良便於散給　詔免兩淮民户丁錢兩浙丁鹽紬上諭輔臣曰范成大言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卿等更詳議來尋又蠲旱傷路流民户稅　八月己巳上語黎州邊事令宰執以書諭

胡元質吳總等如蠻人以市馬要我則且任一兩年使權常在我彼無能為自然安帖畏服　丙午殿司左軍刼馬軍司使臣家被獲上曰不當以治百姓之治治之寘允文奏强盜已不可貸况軍人乎　己未進呈兩浙漕臣羅椿積米上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　戊辰趙樽乞陞差孟俊閤大亨上曰孟俊可依閤大亨係使酒犯階級雖閲二年事干軍政此未可也

庚午上謂宰執曰朕近日宮中覺得無事卿等想甚勤勞又曰卿等凡所謀猷無不曲盡每深嘉嘆朕近日無事又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顔悦好朕退輒喜不自勝虞允文奏神器之重得所付託聖懷無事自應如此堯獨高五帝之壽者以此上曰誠然　九月壬申朔上曰江西湖南旱歉恐可募兵兩路各且募千人梁克家奏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文奏曰撥截上供亦可上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衙切恐太遠當與分撥

允文奏江西去江池為近湖南去鄂渚為近上曰可便降指揮仍與分撥行下　戊寅上曰漢高帝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廣郊祀亦在隴蜀既平之後昔人規恢遠略罔不在專繁文末節蓋未暇問梁克家奏高帝創業世祖中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百年來典禮畢備當以時舉上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今已往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蠲省

壬午湖北京西總領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所管

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處乞依舊項畝出榜召
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租課令本所拘管　丁亥進呈
呂游問得旨令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奏將從荊南之
屯否上曰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奏曰荊南之人歲歲
更戍自此可免道塗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上曰襄陽
極邊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允文奏此正是一不便
又自荊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於餽糧此
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上曰甚善

可諭此意令呂溡問同秦琪措置　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皆是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

上曰甚好梁克家奏在京選人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又不許作職司必不得改官上曰舊法既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奏舊法京局不以選人為之故六部長貳不作職司亦可今皆用選人後來磨勘不行必重申請却須更改上曰此事續議施行

冬十月甲辰虞允文奏兩司增加斢力事藝升進者

千餘人費不過楮千餘貫昨有錫金椀者軍中歡呼無不歆艷上曰聞其戴椀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者必勸矣　是月賑饒州飢上因覽知州王秬賑濟畫一曰饑歲民多遺棄小兒已付諸路收養如錢物不足可具奏來於內藏支降　罷紹興府宗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本朝宗室皆聚於京師熙豐間始許居於外崇寧間始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雒二都得全建炎初將南幸於

是大宗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於揚州及鎮江卒又移於泉福二州而居會稽者乃紹興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恩平郡王璩出居會稽遂以為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　十有一月丁亥進呈乙改和州西路花裝隊上曰三衙舊亦結花裝隊昨已更改與其臨敵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之有素也　甲午宰允文奏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人之上上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如加詳審於

初則免改更於後也　是月策制科眉山布衣李燾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　十有二月戊午進呈外路收捉八廂指揮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上曰御前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廂之人即行收捉根勘至是進呈上顧宴允文曰卿昨所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當　丙寅詔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為上以善撫士卒為次以專有膽勇又為

次將校士卒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　是月令閤門

官依文臣館職輪對　是歲移馬軍司屯于建康府

四川總領所奏昨緣本路措置備邊樁積遂申朝廷乞

降空名度牒仍拘收四川事故僧道度牒繳納訖欲乞

將已賣過四千五百道作第一料所有去年十二月內

已降二千道今更乞貼降二千五百道湊作第二料下

本所出賣拘收價錢撥赴宣撫司專充備邊樁積非遇

緩急分文不敢支用從之　趙雄使北附國書復請陵

寢及受書之禮及雄入辭北使其臣宣諭云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皇帝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還并許一就發還欽宗皇帝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來報聞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雒山陵附葬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金主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為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倒戈之舉上甚悅

壬辰乾道八年春正月辛未禮部大理寺狀臣僚言乞置太醫局及醫生試補之法得旨更不致局依舊存留醫學科遂舉許令赴試　戊寅太常博士楊萬里輪對論及人材上曰人材要辨實偽要分邪正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乙酉太常少卿黃鈞奏切謂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

心切疑之退而求之禮經考之儀注有所不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羣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階而行可也神宗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宮行禮兼設皇帝版位於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皇帝拜上羣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階之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所以正禮而

明分也欲遵元豐之制每遇皇帝孟月朝獻設褥於東階之上西嚮以禮則合以分則正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欲依所乞及乞於見今儀注內修定施行詔從之丙戌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雲允文奏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二月乙巳詔曰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

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洎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乎肆朕稽古釐而正之盖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為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　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曾懷參知政事張說王之竒並簽書樞密院事懷之竒仍賜出身尋詔已正丞相之名其侍中中書令尚

書令尚存虛名雜壓可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張說者父故省吏也說以父任為右職妻憲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閤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七年春除簽書左司員外郎張栻侍講席因諫止之遂以觀察使陞節度奉祠至是乃復申前命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黄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説荅詔於是二人皆與外祠乃令姚憲權給事中書讀行下趙汝愚時為著作佐郎不往見説率同列並請祠不報會其祖母

卒不俟報即日歸省父因自劾上不加罪就除知信州
己酉詔隨龍判太史局李繼宗兩該德壽宮應奉轉
三官許回授可將與男安國補太史局保章正充歷筭
科臣僚言保章從八品與宣義成忠郎等耳使其精於
歷筭雖特命之可也用其父之回授則恐不可開此例
耳雖曰三官以易一命若使異時羣臣近習有不知事
體不顧廉耻皆乞用此例陛下何以拒之更加聖慮而
寢其命詔從之　丙辰御史臺狀得旨令開具六察所

隷覺察彈劾事伏並見今監察御史職事以聞本臺契勘覺察彈劾日前並係殿中舉長貳通行風聞彈劾即不屬六察其六察管取索所隷百司簿書分案點檢稽違差失行遣不當等事合依應指揮並分隷六察𡨋允文等奏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上曰今既分隷六察可許隨事彈奏自此臺諫肅清矣　三月己巳馬軍司李顯忠乞充換民田充都教場有司申明間不顧欲每畆支錢五貫文收買上曰馬司諸軍皆未有教場否𡨋

允文奏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上曰建康管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閱允文奏豈非聖意不欲取民田否上曰然　壬午上泛論人材顧謂虞允文等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蓋為風俗未醇今雖稍有秪是未多允文奏承平時前輩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上曰當時往往亦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奏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難以禦敵上曰西夏小夷當時亦自枝梧不行所以馴致丙午之

恥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敵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今日我之師徒如昔日敵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　庚寅殿前司奏乞令董世英等總轄軍兵於揚州牧馬上曰向來聞董世英及張唐臣使酒朕嘗戒之張唐臣已遵約束悛改朕以二金椀賜之董世英聞尚未悛豈宜差去可別差人仍令本軍戒諭　壬辰宰執進呈乞點檢諸軍戰船上曰舟檝正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州荊南江州可差姜詵前

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聞仍令逐軍日下修整
丙申詳定一司敕令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諸太師太
傅太保為三公左右丞相為宰相少師少傅少保為三
少詔從之　是月殿試舉人賜黃定以下及第出身有
差仍賜御書益稷篇　武舉正奏絶倫特奏並依文舉
例唱名日給黃牒賜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丙午進
呈宰臣制國用事上曰官制已定丞相事無不統所有
兼制國用更不入銜　知化州黃克仁朝辭進對上曰

遠方小民政賴郡守撫摩勸課農桑　甲寅戸侍楊倓
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税每一斗別納五合即正税不及
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
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
有災傷去處支給不多訪聞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
稽考乞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
年的實收支數目仍開說逐年有無災傷檢放及取給
過若干并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處椿管結罪

保明文帳申部稽考施行從之　己未雲允文等嘗宣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篇不勝榮幸梁克家奏益稷首載治水播奏艱食末載君臣更相訓敕之意學者因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上曰如所載無若丹朱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奏舜與臯陶賡歌之辭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臯陶則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臣之間相稱譽相儆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為之治上曰然此篇實

以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為治之本至於告臣隣之言則
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又曰格則
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之聖人待天下之人未嘗不
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今為書主者多事
威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用心也因欲使知
之 辛酉上御射殿引諸班直呈射上顧寔允文等曰
排立行門東邊第三人于江極能射弓直射到三碩斗
力亦顧從軍允文奏似此武藝之人難得皆陛下戒約

閱習以至於此上曰然　癸亥臣僚言役法之均其法莫若限民田自十頃以上至于二十頃則為下農自二十一頃以上至于四十頃則為中農自四十一頃以上至于六十頃則為上農然後可使上農三役中農二役下農一役其嘗有萬頃者則使其子孫分析之時必以三農之數為限其或詭名挾戶而在三農限田之外者則許人首告而沒田於官磨以歲月不惟天下無不均之役亦且無不均之民矣詔戶部看詳　五月己巳新

江東提點刑獄公事蕭之敏乞宮祠上不允龔允文奏前日之敏言臣是其職事臣雖不知其所論奏竊自揣度其罪如章無可疑者既蒙聖恩復令暫留如蕭之望端方願召歸舊班以闢敢言之路上曰今以監司處之亦自甚優顧曾懷曰丞相之言甚寬厚可書之時政記

乙未上曰吏職武臣遷轉泛濫太甚嘗令吏部侍郎張津條具以聞據奏到六部等處出職武臣自來衮同軍人戰功及奏補出身人並至武功大夫方不許磨勘

上曰止依左選立定正法又條具一項如至正法該遇恩賞非係特旨不許轉行上曰可除去特旨轉行一項不欲更開此路以啓僥倖之心庶清流品不至泛濫

是月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借一十萬貫作本陳俊卿時帥閩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惟汀邵劒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

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立宗室銓試法　六月辛丑上曰連數日雨止天氣晴明歲事有望寘允文奏曰麥已食新米價

日減上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更積得二年
經常米便有三年之蓄前此未嘗如此仍須嚴切戒約
只置場和糴使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　壬寅
新江西運判劉焞朝辭進對論今日州縣窮空無備及
當今利害上曰江西旱荒之餘極有合理會事故輟卿
往又曰州縣直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　丙午傅
自強劄子父察遇害於燕山乞賜謚得旨賜謚忠肅
己未新知廣德軍富杞朝辭上曰廣德小壘地多水旱

御到任或有水旱奏來　是月江西水災命賑之　葉衡乞落楊展統制權字上曰展於職事之官留意可作職事修舉特與陞差　秋七月己巳臣僚言祖宗馬政茶馬司並專用茶錦絹博易蕃漢皆便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非立法之意況茶為外界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參舊法措置　庚寅知光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足褾背接

進上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是月知廬州趙善俊言朝廷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謂罷屯田有三利習熟戰陣之兵得歸行伍日從事於教閲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縻稍無買牛散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屋廬無一不具以資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廬州見屯田官兵並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盡數拘收給付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　八月庚子新度支朱儋言經總制

錢頃自諸州通判專一拘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通同掌而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曩者版曹奏陳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劄子乞委守臣於是有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為守者侵欺經制錢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乞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既而戶書楊倓言若令通判拘催切恐守臣不能協力乞照乾道二年指揮令知通同共任

責分賞從之　辛丑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戶產業微薄一爲保正鮮不破家壞產昔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督租賦焉昔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僦夫脚則謂之地理錢節朔參賀則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謂之醋息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人各在諸廳白直

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例而占破伏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不願親身秖應止許僱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類並行住罷從之　壬子浙東提舉鄭良嗣言收糴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紐計度牒給降　乙卯上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甫傳見栖筠為常州刺史適值洊飢浚渠厮江流境內遂豐稔不知江流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考

求古迹以聞　癸亥兵部侍郎黄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上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不私　甲子著作佐郎丁時發奏人君須平時奉天得天助然後可以立大事上曰朕曉夕念此所謂丘之禱久矣時發奏近來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當恤民以固本上曰朕非特要建功業如漢文景蠲天下租賦事亦將次第施行　是月四川水災命賑之　九月庚午上曰自秋以來多陰雨今

巳十日晴矣正當收穫歲事可保朕蚤莫精心祈晴天意可見　壬申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侈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登趂此秋成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為優久之計將來宜降詔戒諭仍趂時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　是月定江西四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寧監興國軍富民監各一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　命寘

允文宣撫四川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降度牒三千道及銀會中半一百萬貫付本司上用李綱故事御正衙親酌卮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始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既而上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上寖不樂明年上遣二介持御札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其子不敢啓不知何言也

冬十一月丙寅朔　是月詔官田除兩淮京西路不行出賣應諸路沒官田産屋宇并營田並措置出賣以

戶部左曹郎官主之諸路委常平司其錢赴左藏南庫
令置庫眼樁管　臣僚言在法光祿大夫節度使已上
即合定謚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謚法而下
無異詞則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悍禦臨
難不屈死節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該定謚於是有特許
賜謚指揮故以定謚者給敕而以賜謚者給告近來請
謚之家却有官品合該定謚並緣紹興指揮輙經朝廷
陳乞賜謚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詞行下

是太常考功二職俱廢而美謚乃可以幸得也此則法令之相戾者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今特恩賜謚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並不入銜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況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入銜而賜謚初不議於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度之可疑者也望今後定謚賜謚一遵舊典至於告命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考尋舊章詳議

續中書後省禮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
謚即仰其家經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
給敕施行如係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
謚德丘園聲聞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
旨賜謚者即依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
十有二月戊申詔諸路職田已降指揮與免拘借尚慮
循習額外收斂自今正理正色仍不得過數多取違戾
令提刑按劾從臣僚之請也　是冬莫濛充賀正使正

月三日敵廷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本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伴使為見濛堅執不回遂為白金主午後始從其請就館賜食　是歲劉珙免喪復除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

癸巳乾道九年春正月壬午詔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班宣風化總方略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時爾監司之任最為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凌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讎奉公不撓者蓋堇堇而有焉甚則朋比茍且訖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于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是月以王之奇知揚州兼淮南安撫使　中書門下言福建塩貨自來止是州軍分

立綱數自行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為鈔法聽從客販訪聞州郡緣任般賣却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為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塩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元借本錢一十萬貫並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并續賣鈔面錢並拘收赴左藏庫交納　起居舍人留正言所修記注自紹興十五年以後至目即多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略愈見難以修纂乞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

聖語隨月編纂仍將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
一月並於次月上旬送付史官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從
之　閏正月丁酉進呈鄂州都統制吴挺奏前任人秦
琪既改空印白紙五十幅以行上曰恐異時妄有所用
可便追取挺又奏琪冒請合開落馬四百餘匹草料及
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輙營運自私
今已立式製造上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
治并行下吴挺勒合干人仔細開具着落開奏正名定

罪庶彼無詞　己亥進呈馬軍司陞差統領官張遇為統制梁克家等奏比張遇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上曰統制官不敢苟任異時大帥皆於此手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妨老且謬則無所用　庚子進呈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鋭軍教閲其至者雖有衣甲軍器而歸者往往無有乞行下州軍修葺增添梁克家奏非特諸州為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軍亦有軍器損壞不葺處理合點檢上曰須不測差

人諸軍閱視則無得而隐此事誠不細克家奏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弓弩箭脫壞恐出入有誤使用亦嘗與臣等言之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職事亦可喜　庚戌宰執進呈先得旨臨安府既有路分都監一員而平江府又有一員何也可并路分鈐轄員數契勘創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後遂因仍作闕上曰可盡刷諸路所增數見任人許終滿後不再差　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内一項正月一日

皇帝御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内奏祥瑞表并讀表
一員差執政官又一項奏雲物祥瑞請付史舘太史令
一員差本職官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畫删
去梁克家奏聖訓如此使後世知聖時不言祥瑞豈非
盛德之事哉　戊午太子詹事李彦頴劉子奏竊以皇
太子在東宫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
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才講尚書終
篇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

恭聞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遍禮記等書亦皆數四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倦是以聖而益聖巍巍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　二月己巳上曰前日内閲忠鋭軍射藝甚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誠為難事主兵官當議推賞　辛未勘

會已降指揮令諸路監司各限十日條具不便於民事件奏來所有奏到文狀詔令左右看詳　戊寅宰執內殿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上曰朕嘗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實如聖訓　三月乙巳侍御史蘇嶠奏伏覩關報廣南提舉官廖顒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不盡鹽本銀計錢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內有見在寬剩錢

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依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竊謂陛下即位以來屢卻羡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乾道七年提舉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為廣西運判廖顒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為此舉其為愚弄朝廷莫此為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顒

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為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其咎者欲望特降睿旨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寛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為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羡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難知者而小人屢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與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誠使義利之説明於上則奸罔之徒何自乘間耶

壽皇諭臣僚捐利之請却椿積寛剰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而警吏治者全矣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奏云臣觀孔子謂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為經常之制亦其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盖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筭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為懷治效不難到也上曰人主苟有貪心

何所不至　是春以王楫李大正並為提點坑冶鑄錢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隸路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為名兩司行移連銜按察　夏四月庚午上宣諭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司諸軍武藝亦習熟梁克家曰人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上曰然　乙亥樞密院勘會已降

指揮乞回兩浙路禁軍土軍弓手竊慮州縣循習舊獘
差使諸般窠役遂致武藝因而廢惰理宜措置已降指
揮禁軍令帥司土軍弓手令提刑司行下諸州軍將發
回并見在人禁軍責守臣并本路訓練兵官土軍弓手
令守臣名籍定人數姓名不得亂有差使窠名禁軍仍
許逐州諳曉軍務兵將官一員土軍弓手仍委巡尉並
專一訓練教閱以備不測差官前去按閱如武藝精強
即與陞擢弛慢不職當職官並取旨重作施行　己丑

起居舍人趙粹中劄子奏竊見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欲望聖慈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定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材俟任滿日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為寺監即曹出為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害他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内選擢其資歷稍高入為卿監侍坐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乞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詢

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上曰帥才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好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癸巳進呈龔茂良奏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奏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上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有亦可無亦可其差去使臣可令喚回　己未進呈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一次梁克家奏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

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上曰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疎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為文所能該貫雖博學要須為有用乃可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可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是月皇太子免尹臨安　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災命賑之

六月己巳臣僚上言近年州郡例皆窮匱不能支吾原其凋敝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差之冗員有指價

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脚錢之糜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敷有起發揀中廂禁土軍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旁午是數十者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陛下灼見其弊十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不釐務州郡甚以爲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則賦所入有限而增添之費無窮欲望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諸

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員闕不得過數差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留意收養詔從之　詔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進羨違者重寘典憲令御史臺覺察　是月置蘄州蘄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為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　秋七月庚子進呈江西轉運司申到一路州縣自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連日大雨早禾徑可成熟又奏淮南路申

雨澤霑足上曰朕與卿等尤當上下交修以荅天貺又進呈郭剛元居實報敵境旱久大無麥禾泗州東平府雄州蝗生河以北飢饉流徙尤甚是日浙東江西兩淮等路申雨澤霑洽秋成可必上曰淮水一葦可航而南北之異如此梁克家奏脩德為暴之應昭昭不誣上曰朕與卿益當交修庶政以荅天意　是月護聖步軍統制王世雄改除上曰此軍統制官乃儲大帥之地不可不遴選其人　八月癸酉內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

家等奏於指揮有碍上曰卿等如此守法極好上又曰
僥倖之門葢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漢晝一
之法貴在能守　是月詔興水利　九月辛卯朔　是
月進呈中興會要太上今上玉牒　台州饑命賑之
冬十月甲子臣僚言伏見浙東諸郡今歲例有旱傷如
温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藉轉海般運浙西米斛粗
能贍給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海諸縣自來凡有
他郡客人般運米斛例不放令出海前去是以糴販者

稀少荒歉之處為害甚大欲望特降指揮下兩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令重立賞榜許人陳告如有違犯將官員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其他有似此遏糴去處亦乞令轉運司行下禁戢詔從之　乙酉臣僚上言臣聞救菑者聖王之所不免責實者荒政之所尤急伏見今夏以來浙東諸郡告旱者衆至於江西間有荒歉田野之間稍以艱食為慮陛下深軫淵衷舉行荒政仁惠之德罔不是孚然臣每見自來州郡或水旱

往往有所諱言雖有奏陳亦未必能盡其實遂至下之疾苦壅於上聞上之德意抑於下究此大患也蓋諱言水旱者慮朝廷之罪其失政也不盡其實者慮州用之缺而不繼也屬縣申請至於取問者有之必欲其不問而後已民間告訴抑令伏熟者有之必欲其無所陳而後已欺天罔上其罪可勝言哉欲乞聖慈申嚴行下凡有旱傷去處必須從實檢放不得亂有沮抑致干和氣仍乞令逐路常平提舉官躬親廵歷同帥漕之臣覺察

按劾以聞庶幾民被實惠詔從之　是月梁克家罷相出知建寧府從所請也　以曾懷為左丞相張説知樞密院事鄭聞參知政事沈夏卿同知樞密院事尋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十有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史　戊戌郊詔以明年正月朔為淳熙元年初詔改元純熙尋以取法淳化雍熙為義改元淳熙　辛亥臣僚言訪聞今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

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以旱自今民以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内灾傷不即申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措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切縁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救焚勢不可緩今欲從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自行廵歴灾傷去處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減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

合賑糶賑濟去處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聞本州以其事來上故有是命王氏年十八歸于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在家事舅姑盡孝教子及孫皆篤學有聞節操行義著於宗族鄉閭鄉人不敢以其氏

呼之皆呼之曰堂前猶私家呼其母張商英為之傳云

十有二月庚午先是十一月庚子曾懷等奏郊祀禮成普天同慶自原廟行禮陰雲閣雨既謁清廟瑞雪應期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圜丘蒇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上曰如卿等所言然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荅天貺可也是日進呈次上曰臘雪應期二麥正仰此曾懷奏近得四方書問皆云冬至郊祀禮成瑞雪應期以為殊慶可見四方氣候皆同

今又得雪此乃陛下勤政顧治聖慮頃刻未嘗不在民天地報貺蓋有自也上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脩己貴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　乙亥新知欽州鄭人傑欲乞於所在差兵級二十人逐州交替起發前去之任上曰此雖小事恐其他援例不許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皆當謹其微也況賜予者人情爭趍之始以為小而輕予其一牽援不已僥倖必多兵級二十人事甚小也壽皇恐其他援例卻之防微杜漸若是其嚴則夫祿秩爵命有大於此而法令所不許者寧復啓之乎此其為後世訓也至矣

是月廣西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靖康間行官般官賣法至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為利甚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一至乾道六年遂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便遂詔廣西鹽住行鈔法撥還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　是歲減紹興府嚴處州丁絹額　黎州蠻犯邊

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下